

花果田园一日游

□ 余爱民

一小院、两亩地、三间房、四季果、五谷香、六畜旺、七天乐、八方友、酒自酿、食材鲜——这就是作家朋友雷琼在监利程集镇乡下的“花果田园”。偷得浮生一日闲，我邀朋友一起参观学习。

这是一个生态园。生态优良是第一特色。高处瞭望，这里是万里长江的中游、八百里洞庭湖的北疆，洪湖水浪打浪的西岸、江汉平原鱼米乡的腹地。下去走走，从繁华热闹的监利县城出发，穿过风景如画的田野村庄，半小时车程便到了。跟周围农户“房屋整齐排队”有点不同，这是一个藏在树林里、水塘边、农田中的院子，用篱笆围着，与村庄环境融为一体，与几十家农户紧密相连。进去瞅瞅，哇塞，还真是一幅开敞、别有天地。

先看屋，屋是极普通的，一栋三间层两层的楼房陈旧简朴，旁边还有小屋，后面搭了个杂物间，门前是个水泥小广场。再看园，园就丰富多彩了，有菜园、果园、花园、竹园，还有“动物园”。菜园里有紫茄子、红辣椒、绿黄瓜、青豆荚，还有弯着的丝瓜、吊着的瓢瓜、盘着的南瓜、睡着的冬瓜。果园里有鹅蛋大的桃、鸡蛋大的葡萄、拳头大的梨、乒乓球大的枣、篮球大的西瓜。看了满园鲜花让人想起白居易的“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”，紫薇娇艳欲滴，百日菊、格桑花灿若云霞，三角梅、月季、茶花如火盛开。竹园是分散的，进门一排竹，整齐排列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像列队的卫兵；步汀小道通幽处，竹影婆娑，一丛丛、一束束，“抱团取暖”，随风摇曳，看似点缀，实是主角，这不是东坡先生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雅趣吗？菜园、果园、花园、竹园都不是绝对分割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相互交融。所谓“动物园”，其实是笼养的鸡鸭鹅，加上没有“编制”的自由散漫的麻雀、喜鹊、斑鸠、绿头鸟和各种不知名的小鸟，他们与笼子里的鸡鸭鹅你呼我应，好像在争论什么，叽叽喳喳长呼短叫的，最热闹的就是他们。

这是一个文化园。文化无处不在。园门是个牌坊，上书“花果田园”，左右一联，“世外桃源无尘事，岁月静好有书香”。大门上贴一联还挂一联，可见主人对楹联的兴趣及水平。堂屋正中是用美术字体写的“天地君亲师”，旁边一联写的“德积百年元气厚，书读三雅人多”。两边山墙挂满了书画作品，行书隶草书画，古诗古词名句，酣畅淋漓，赏心悦目；一幅“梅傲冰雪”国画，黑白相间，格调高雅。这些多是八十多岁老主人雷运鑫爷爷的作品，那间平房门口挂了一块田园书屋的牌子。里面一桌一椅一书柜。书柜顶天立地，书架上摆满古今中外书籍。桌是读书桌也是办公桌，供少主人雷琼读书写作。两边墙上

挂的是多幅美术作品，画的都是身边的山水田园村庄农人，大幅油画《美百合的奶奶》给人震撼冲击，灰黑色沉重的木板背景，与金黄色鲜艳的百合花前景形成强烈反差，少数民族奶奶饱经风霜，清瘦刚毅，依然美丽有点麻木的脸直抵人心，极具穿透力。这是雷琼先生、知名画家刘宽模的精品力作（刘现在外地做艺术交流）。屋外有三个茶桌，一方、一圆、一长条，都在绿树青竹掩映下。我们在方桌吃瓜、在圆桌拍照、在长桌饮茶。近赏荷塘，远眺田野，极目楚天，品茗香茶，纵谈古今、鉴赏诗文，豪情满怀、意气风发、此乐何极！

这是一个音乐园。来到这里肯定要赴一场音乐盛宴！这是一个音乐世家，两老一少都是乐坛高手，开音乐会是他们的“家常便饭”，他们还经常赴周边乡镇举办乡村演唱会，每年过年都要办一场豪华版的“家庭春晚”。80岁的程仕珍奶奶是台柱子，她早年是小学音乐老师，后来是全县文艺团体指导教师，一生泡在音乐里，这也是她“八十犹不老、归来仍少年”的秘诀。她的先生雷运鑫退休后，受老伴影响也迷上了音乐，吹拉弹唱样样拿手。女儿雷琼生长在音乐之家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们一行美美吃完中餐，呼呼睡个午觉后，听雷琼一声宣布：“开演唱会啦！”如同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堆火，大家一齐动起手来，奶奶架起了电子琴，爷爷拿来了二胡，女儿抱起了马头琴，我们把音响设备推了出来，就在田园书屋门口，就在香樟树下，就在瓜果园前，一场自娱自乐的演唱会就开始啦！村民们也参与进来，有个邻居小伙子放下剪树枝的工具，拍了拍一身泥土，拿起话筒，唱起“苹果香”，唱得很专业，赢得掌声阵阵。雷琼介绍，这是奶奶培养的农民歌手，经常参加市里演出。我们还赶鸭子上架唱起来跳起来。我和奶奶都是同时期的小学民办教师，我们那时兴唱革命现代京剧，我邀奶奶一起唱“临行喝妈一碗酒”“伸出拇指把你夸”，把奶奶的京剧兴趣激发了，一首又一首，特别是“一曲”李奶奶告诫李铁梅，唱得声情并茂、荡气回肠，泪光闪烁。

这是一个读书园。“田园书屋”不仅是挂一块牌子，摆几本书，做个样子，主人在这里是真读书、长读书、静读书。雷琼本是读书人，坚持读书几十年。她和先生早先在县里工厂上班，先生是搞设计的，后来女儿考上武汉大学，他们就辞职下海在武汉办起广告设计公司，赚了第一桶金。后来，她忽然生了场大病，仿佛从鬼门关上折返人间，从此看淡生死、醉心读书写作。她把读书当乐事、当事业。为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书，雷琼介绍，这是作家共享文园。雷琼说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花香田园是开放的田园。监利市文联作协经常在这里组织文学笔会，荆州市作协也

来，挥一把镰刀披荆斩棘，“杀出一条路”进去，栽花培草，搭棚造亭，汗水心血智慧，凝成这个花果田园。多少个月夜雨夜雪夜，她在这里读书。这一读就是十几年。想起一句读书联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。雷琼说，别看这个田园书屋简陋，但它上接千年、纵联万里，能与中华先贤对话，能和西方哲人交流，思想的明月松间照，人格的清泉石上流，岂不快哉乐哉！雷琼说，她读书的目的是参透人生、寻找快乐。她随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给我们讲书中人物、书中道理、读书心得，讲灵魂的皈依。她说喜欢读黑塞的《悉达多》《荒原狼》，我没读过，赶紧在手机上搜索，发现黑塞的两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给颠覆了。黑塞说，一个人身在何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面朝何方。而我一直在身处何处看得特别重要，以为奋斗的目的在身处高处更舒适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不是机遇，而是选择。而我一生奋斗进步全凭几次机遇，我哪有什么选择，都是机遇牵着推着走，难道又是我错了吗？那一刻，我懂得，读的书多，爬的山高看到的风景更美更大，而我经常满足于林间散步湖边欣赏。向雷琼学习，回家读书！

这是一个创作园。读书与写作相结合，读而不写是一种浪费，也让快乐减少一半，而写而不读则源头活水不足，总有枯竭的时候。这是雷琼的“读书写作论”。她深入读也勤于写，书桌上的电脑见证她写作的勤奋。有好些年，她为《农村新报》撰稿，每天都写两三千字。她有一篇文章《老种子》获湖北新闻二等奖，获奖证书就摆在他的书架上。我也是个新闻人，当过报社总编辑，知道一名通讯员获专业大奖的价值。雷琼现在主要搞文学创作，时有作品见刊报，著有短篇小说集《太阳花开》，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眼下正在打磨一篇万字的短篇小说，问写什么，她嫣然一笑，不想提前“剧透”。

这是孩子度假乐园。正说着话，雷琼的电话响了，是深圳的孩子打来的，说放假了，准备回来。雷琼说都准备好了，只等你们来度假呢！不仅准备了羽毛球、乒乓球，还在网上买了个充气游泳池，五六米长，充上气灌上水就可畅游了，还准备了一块荒地，等孩子们回来开发菜园！真好，特别是城里的孩子，放假了不能老是关在房里看似的做作业是打游戏，能有这样一个花果飘香的田园书屋供他们“学玩疯闹”该有多好。这个城乡结合研学模式值得推广。

这是作家共享文园。雷琼说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花香田园是开放的田园。监利市文联作协经常在这里组织文学笔会，荆州市作协也

相中了这个好地方，组织开展文学座谈会。两级作协都在这里“挂牌营业”，好几块金色牌匾挂在门边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省内外的作家闻香而动纷至沓来。雷琼和父母乐此不疲地接待，想方设法让大家高兴而来满意而归。前不久就在门前小广场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，跳锅庄、读仓央嘉措的诗、分享边塞文化，收获感超强。

这是农民精神家园。就在我们弹琴唱歌的时候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乡亲，还有一些小孩。雷琼把瓜果端给他们吃，把话筒递给他们唱。孩子们一边吃着瓜果零食一边追赶打闹，有几个一边跟着音响唱歌着，一边用力地荡秋千。雷爷爷程奶奶说，我们生在这里，很长一段时间工作在这里，晚年又回归这里，是这片土地养育他们，自己也要努力回报这片土地，感恩乡亲们。雷爷爷有一门手艺写对联，每年过年，乡亲们总喜欢找雷爷爷写春联，只见他把红纸裁好放在地上而不是桌上，用悬笔一挥而就。因为求联的人太多，经常是外面吃年饭的鞭炮大作，他还没写完呢。雷爷爷写春联是可以赚钱的，有一年在城里过年，他在街上摆摊现场作联赚了6000多元，而他回来跟乡亲们写联不仅不收钱，还要倒贴红纸、香烟、瓜子、花生、茶。平日里遇到乡亲们家里有个婚丧嫁娶，那是一定要请雷爷爷出马的，这也是雷爷爷为群众服务大显身手的时候。程奶奶更让乡亲们喜欢，这里的老年人、中年人，大多是程奶奶的学生，很多人是把程奶奶当作偶像崇拜，她是十里八乡乡亲们心中的“女神”。谁家请客除了请雷爷爷主事摆联外，必须请程奶奶表演助兴。打从这个花果田园建立后，两位老人常开音乐会，乡亲们想看想听只管来，不收“门票”，还可“同台演出”。每逢节假日，雷家一定推出“中型音乐会”献给乡亲们，肯定有新节目新享受。每年春节，雷家一定有独具一格的乡村春晚献给乡亲们，都是提前策划、精心准备、反复锤炼、几次试演的，乡亲们说，比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还好看，因为接地气可参与。雷琼不仅为乡亲们服务，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，参加“妇女儿童维权协会”，先后两次被协会派去送被拐女孩至瑞丽，与缅甸警方交接，事迹上过《楚天都市报》。看着乡亲们的歌声、掌声、笑声，我想雷爷爷一家真是乡村之宝，有雷爷爷一家在这里生活是乡亲们的福气。此行见到了监利市文联主席罗雳女士，她曾多次考察花果田园，称这儿是“乡村文联”“农民文联”，她说：“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，需要打造百上千的花果田园式的文化乐园！”

这是两个男孩的脸颊冻得冰凉，身子却觉得冷——一来是赶了两三里路，浑身已暖透；二来是心头揣着盼头，热乎气早盖过了寒气。这俩男孩是堂兄弟，共着曾祖父，情分却比亲兄弟还亲。大的叫余伏成，小的是我，乳名余林州。伏成哥家里有兄弟姊妹五个，他排行老三，上头有个叫余百成的哥哥。百成性子温厚，待弟妹们极其周到，连我和我姐也常受他照拂。伏成打小就以哥哥为样，心善又勤快，还爱说些逗乐的话。我自小体弱，伏成哥待我最是上心，我俩几乎形影不离：一起拾柴火，起初是我挑轻担，柴火渐多担子沉了，他便接过；一起拾荒，遇着恶狗扑来，他总先挡在我前头；一起去水边踩鱼，回家时的重担也从不让我的手沾。

那天夜里，我们就在余家岭的田野里，等着捕黄鼠狼。这地方在江汉平原，长江北岸、洪湖西岸，虽不是荒山野岭，却也常见黄鼠狼的踪迹。天黑前，我们已在村子周围的田埂边，架好了四把自制的竹弓夹——我们都叫它“竹剪”。这物件是传统的捕猎工具，做起来却颇费功夫，得用三样东西：铁丝、家里买的玉米竹（原本是用作锄耙的），还有母亲纳鞋底的索子。

先把锄把剪成三片，每片三四厘米宽，用篾刀削平整。接着裁竹片：一米长的做弓臂，一头要刻出卡槽；再裁六厘米、三十厘米、三厘米的竹片各一块，四十厘米的两块，还要削一片五十厘米长、一厘米宽、仅两毫米厚的薄片当“舌子”，以及几根牙签似的竹销子。

拼搭时更要仔细：用两块四十厘米的竹片，一头夹住三十厘米竹片的一端，让它们呈垂直状；长竹片的另一端再夹上三厘米的小竹片，构成一个滑动框。把最长的竹片插进框里，一端与短竹片的另一头平铺着用铁丝固定，在中间夹上竹舌子，正好构成直角三角形——三角形的边长与勾股定理一致，滑动的长竹片长出的十厘米，就是方便操作的手柄。可滑动的长竹片的中央要钻一个小孔，插进一个销子，架剪时能卡住竹弓。滑动框的一个侧面也要钉一个短销子，以便架剪时挂机关索。最后在长直竹片的锐角那头，穿一根八十厘米的铁丝，对折拧成两股，连一段麻绳绑上竹弓，弓臂带梢的头，用三十厘米的棉丝索子系上一个竹销子，一把竹剪才算成。

那天我们已收了两把空剪，正盼着下一把能有收获——冬至后的黄鼠狼皮多是一等货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能能在公社收购站卖4.2元，抵得上成年劳力半个月的工分。虽说黄鼠狼是抓田鼠的好手，可也爱偷鸡，大人们倒不反对我们捕它。

在田埂上走着，我脚下被一个小土包绊了一个趔趄。伏成哥忙伸手扶住我。前头离下一个竹剪不过百十米，我俩竟像听见了黄鼠狼挣扎的声响，脚步都不由得快了些。月光如水，往日立在田埂边的竹剪没了踪影——准是夹住了！走近一看，果然，一只肥硕的黄鼠狼正扯着竹剪挣扎，把夹子拖离了洞口一米多远，亏得用麻绳系在了木桩上，不然早被它拖跑了。我俩高兴得直跳，赶紧给竹弓加力，待黄鼠狼不动了，才往最后一把剪走去——可惜那被剪被触发，却空了。即便如此，这夜也不算白跑。

我们两家住隔壁，回家时惊动了大人。百成哥帮着我们趁热剥黄鼠狼皮——要是等身子僵了，皮就难剥了。

第二天上学路上，我俩忍不住跟同学说猎的事，没成想却引来中岭的余海燕几人的猜疑，说我们偷了他们的竹剪和猎物。我们说我们自己做的竹剪与他们的不同，他们可以来对质。他们偏不信，一口咬定我们“见财起意”，连着好几天骂我们“小偷”。我们心里坦荡，也就没理会。

那年我十二岁。如今想来，或许没法再让海燕几个打消当年的猜疑，但我们的确是被冤枉的——当然，这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。真正难忘的，是那个冬夜的月光、手里的竹剪，还有和伏成哥一起盼着、等着的时光，那是我这辈子，一段甜得化不开的回忆。

故乡的东荆河

□ 朱敏华

故乡的东荆河，粼粼清波连碧波，那洁白浪花间，飞出欢歌，珍藏在我心窝。

河堤边，杨柳婆娑，叶舞风中影婀娜，河坡上，牛羊咩咩，声传四野相和唱。

水面晨雾薄，渔姑撒网似织箩；舢舨鸬鹚健，捕鱼如箭满船驮。

树林里布谷声住，“豌豆巴豆”音韵达，两岸油菜花，灿灿金波涌，香气漫天涯。

啊！美丽的东荆河，滋润我心间。

故乡的东荆河，粼粼清波连碧波，浪花里，淌着甜歌，深藏在我心窝。

大桥下，晨曦中早练身姿勃，晚霞里，银发舞曼妙又婀娜。

歌手引吭，高歌新生活的快乐，夜幕情侶俏，靓妹情语诉情歌。

人杰地灵处，故事多又多。

啊！深情的东荆河，永驻我心窝。

狩猎记

□ 余可佳

皓月当空，寒风习习，天际偶尔掠过一两声南飞的雁唳，反倒让这冬夜更显寂寥。那时已是冬至过后的一个后半夜，田埂上的白霜沐着月光，凝出一层细碎的银辉。忽有田鼠从脚边窜过，惊得人后背发紧，唯有双脚脚踝过枯草的“窸窸窣窣”声，在静里轻轻荡开。

两个男孩的脸颊冻得冰凉，身子却觉得冷——一来是赶了两三里路，浑身已暖透；二来是心头揣着盼头，热乎气早盖过了寒气。

这俩男孩是堂兄弟，共着曾祖父，情分却比亲兄弟还亲。大的叫余伏成，小的是我，乳名余林州。伏成哥家里有兄弟姊妹五个，他排行老三，上头有个叫余百成的哥哥。百成性子温厚，待弟妹们极其周到，连我和我姐也常受他照拂。伏成打小就以哥哥为样，心善又勤快，还爱说些逗乐的话。我自小体弱，伏成哥待我最是上心，我俩几乎形影不离：一起拾柴火，一起拾荒，遇着恶狗扑来，他总先挡在我前头；一起去水边踩鱼，回家时的重担也从不让我的手沾。

那天夜里，我们就在余家岭的田野里，等着捕黄鼠狼。这地方在江汉平原，长江北岸、洪湖西岸，虽不是荒山野岭，却也常见黄鼠狼的踪迹。天黑前，我们已在村子周围的田埂边，架好了四把自制的竹弓夹——我们都叫它“竹剪”。这物件是传统的捕猎工具，做起来却颇费功夫，得用三样东西：铁丝、家里买的玉米竹（原本是用作锄耙的），还有母亲纳鞋底的索子。

先把锄把剪成三片，每片三四厘米宽，用篾刀削平整。接着裁竹片：一米长的做弓臂，一头要刻出卡槽；长竹片的另一端再夹上三厘米的小竹片，构成一个滑动框。把最长的竹片插进框里，一端与短竹片的另一头平铺着用铁丝固定，在中间夹上竹舌子，正好构成直角三角形——三角形的边长与勾股定理一致，滑动的长竹片长出的十厘米，就是方便操作的手柄。可滑动的长竹片的中央要钻一个小孔，插进一个销子，架剪时能卡住竹弓。滑动框的一个侧面也要钉一个短销子，以便架剪时挂机关索。最后在长直竹片的锐角那头，穿一根八十厘米的铁丝，对折拧成两股，连一段麻绳绑上竹弓，弓臂带梢的头，用三十厘米的棉丝索子系上一个竹销子，一把竹剪才算成。

拼搭时更要仔细：用两块四十厘米的竹片，一头夹住三十厘米竹片的一端，让它们呈垂直状；长竹片的另一端再夹上三厘米的小竹片，构成一个滑动框。把最长的竹片插进框里，一端与短竹片的另一头平铺着用铁丝固定，在中间夹上竹舌子，正好构成直角三角形——三角形的边长与勾股定理一致，滑动的长竹片长出的十厘米，就是方便操作的手柄。可滑动的长竹片的中央要钻一个小孔，插进一个销子，架剪时能卡住竹弓。滑动框的一个侧面也要钉一个短销子，以便架剪时挂机关索。最后在长直竹片的锐角那头，穿一根八十厘米的铁丝，对折拧成两股，连一段麻绳绑上竹弓，弓臂带梢的头，用三十厘米的棉丝索子系上一个竹销子，一把竹剪才算成。

那天我们已收了两把空剪，正盼着下一把能有收获——冬至后的黄鼠狼皮多是一等货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能能在公社收购站卖4.2元，抵得上成年劳力半个月的工分。虽说黄鼠狼是抓田鼠的好手，可也爱偷鸡，大人们倒不反对我们捕它。

在田埂上走着，我脚下被一个小土包绊了一个趔趄。伏成哥忙伸手扶住我。前头离下一个竹剪不过百十米，我俩竟像听见了黄鼠狼挣扎的声响，脚步都不由得快了些。月光如水，往日立在田埂边的竹剪没了踪影——准是夹住了！走近一看，果然，一只肥硕的黄鼠狼正扯着竹剪挣扎，把夹子拖离了洞口一米多远，亏得用麻绳系在了木桩上，不然早被它拖跑了。我俩高兴得直跳，赶紧给竹弓加力，待黄鼠狼不动了，才往最后一把剪走去——可惜那被剪被触发，却空了。即便如此，这夜也不算白跑。

我们两家住隔壁，回家时惊动了大人。百成哥帮着我们趁热剥黄鼠狼皮——要是等身子僵了，皮就难剥了。

第二天上学路上，我俩忍不住跟同学说猎的事，没成想却引来中岭的余海燕几人的猜疑，说我们偷了他们的竹剪和猎物。我们说我们自己做的竹剪与他们的不同，他们可以来对质。他们偏不信，一口咬定我们“见财起意”，连着好几天骂我们“小偷”。我们心里坦荡，也就没理会。

那年我十二岁。如今想来，或许没法再让海燕几个打消当年的猜疑，但我们的确是被冤枉的——当然，这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。真正难忘的，是那个冬夜的月光、手里的竹剪，还有和伏成哥一起盼着、等着的时光，那是我这辈子，一段甜得化不开的回忆。

岁月感悟

□ 王小燕

在湖田插秧，蚂蟥咬了脚，还吸血贴在腿肚子上，镰刀砍伤了手指，至今手指上留下永恒的烙印。我是个“特殊”小知青，一个人住在昏暗的队屋里，害怕起来就喊妈妈。晚上，我喜欢用看书写信打发寂寞时间，那天，睡在床上看书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柴油灯烧燃了蚊帐，我的头发也烧了一点，明火自然熄了，好危险，差点烧伤，老天爷保佑我，人却还好，只是惊吓一吓。